

北方史地资料之九

东北历代人物论著传记汇编

孙海 董文香 徐漫 汇编

孙进己 陈国良 审编

一九八七年二月

北方史地资料编委会

主 编 孙进己

副主编 郭建文 陈国良 冯永谦

张志立 冯季昌 张璇如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年得 王柏泉 王宏刚 王禹浪 王培新 丛 军

冯永谦 冯季昌 孙进己 孙 海 刘 竞 庄 严

陈国良 陈景源 张璇如 张志立 姚义田 段新树

徐 晔 黎久有

前 言

为了迎接东北历代人物传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准备东北历代人物传记的编写工作，匆忙的编印了这本书，供大家参考。由于时间匆忙，从编到印仅两个月时间，搜集就很难全面，清代的也未编入，只好待以后再增补了。

人物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所反映的是人们的活动，没有各种人物的活动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研究东北历代人物传记，是东北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前些年曾有许多同志从事东北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据所知规模很大，对每个人物都作了简略的介绍，惜至今尚未出版。最近又见到了张博泉同志等编的《东北名人传记》第一册。再看到本汇编中的大量文章，感到这方面工作还是受到大家注意并都在努力中。已经对东北历代的许多人物作了大量的评论和考订工作。但总的看来，涉及的面还不全面，主要集中于辽金两代；所评介的人物也以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为多，以政治军事方面的人物为多，其他方面相形之下很少，甚至空白。看来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待我们去做。

历史应该是劳动人民的历史，但由于过去统治阶级对史学的控制，史籍记载的历史人物极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人物，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当然在历史上起重大作用的统治阶级人物，不仅过去要写，今天还要写。但一些皇亲国戚，在历史上根本不起多大作用的，虽过去充斥史籍，今天就没有必要写了。而一些在历史上起过相当作用的劳动人民，过去史籍中往往一笔带过，今天则应发掘他们的事迹，为他们单独列传。同时，过去偏重于写政治家、军事家的做法也要改变。对于在历史上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要给以应有的地位和篇幅。这些也有待我们挖掘补充。因此，我们今天编写东北人物传记，不能是对古代史籍中人物传记的翻译、考订，而要彻底重新检查，确定谁该立传，谁不该立传。

以往史籍中一些人物传记，都是从统治阶级的史学观点出发写的。他们往往不是从每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考虑，而写进了很多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今天写传，就不能再因循过去的做法，而要把注意点放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对历史中的功过上。他们的一些生活琐事当然不能全部扔掉，但只能写一些与其功过和性格有关的具有典型性的事件，其他就要略写。另外有些过去不重视的情节，我们今天却要发掘出来详写。本汇编中所编入的很多文章已经注意了这些，但也有些文章则不自觉地受古籍的影响，钻入到一些细枝末节之中。这是我们今后要防止的。

对历史人物必须有个评价。这个评价必须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我国各族人民立场上，本编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注意了不受统治阶级史学观点的影响，注意了防止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很容易的，有时往往不自觉地在某些方面受到统治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的影响，作了一些不适当的评价；有些人则相反采取了矫枉过正的做法，不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这也是不行的。同时，一个人的一生往往

功过相参，评价时不能不全面考虑。如阿骨打抗辽是从事正义的事业，可以评为民族英雄，但他灭辽侵宋从事的就是非正义的事业，就不能算民族英雄，必须全面评价，并分清主次。在评价人物上不能赶潮流，凭主观臆想，而必须扎扎实实地从事实出发去引出一些结论。为了适应某种需要，任意取舍史实，主观评定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写人物传记不像写其他专史，人物是有血有肉的，有情节有性格。司马迁的《史记》流芳千古，不仅因为他的史料价值高，还因为他的文笔好，他写的人物跃跃于纸上。因此，我们写人物应该力求通过每个人的典型事迹反映它的典型性格，它的功过。最好是寓论于史中，寓评价于记述中，切忌作大段的评论。但它又不是写历史小说，可以信手编来，每句话每个提法都必须是有根据的。为此不妨多增加些注，在注中要对一些史料的出处，自己各种提法与前人的异同，作一些简要的引证和考订。这样就既有可读性也有学术性，能做到雅俗共赏了。

以上一些想法未必妥当，提出来供讨论。

这本书是由几个青年人在我们编委会指导下编的。他们都是入学不久的大学生，但稍经指导也就做了一些对学术界有用的工作，对他们自己也是很好的锻炼。这样的年青人很多，他们能做的事也很多，看来关键在于年长者的引导。同时，对一些年长者来说，要做的工作很多，个人精力是有限的，能够承担一些青年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多给他们做、指导他们做，也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希望今后能加强老、中、青之间的合作，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多为学术界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孙进己

1986年12月31日

22/12/3203

东北历代人物论著汇编目录

- 辽东公孙氏联吴拒魏及其和高勾丽的关系……………罗继祖 (1)
- 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佟柱臣 (4)
- 大祚荣“遣子”侍唐时间考……………魏国忠 (11)
- 略述大钦茂及其统治下的渤海……………孙玉良 (15)
- 张建章墓志补考……………罗继祖 (21)
- 《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佟柱臣 (23)
- 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的研究……………阎万章 (32)
- 唐代渤海国《贞孝公主墓志》研究(下)……………王承礼 (38)
- 从贞孝公主墓志看儒家思想对渤海的影响……………邹秀玉 (48)
- 唐代渤海《贞惠公主墓志》和《贞孝公主墓志》的比较研究……………王承礼 (52)
- 辽太祖阿保机“以家代国”的斗争……………赵振海 (58)
- 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年代考论……………孟广耀 (63)
- 试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经略辽东……………金殿士 (70)
- 略述阿保机及其建立的辽朝……………田 禾 (78)
- 辽太祖尊号谥号考辨……………刘凤翥 (85)
- 辽应天后二三事……………罗继祖 (87)
- 述律后晚年的政治悲剧……………宋 抵 (88)
- 契丹疑案—谁是杀害于越释鲁的正凶? ……唐统天 (90)
- 论辽朝的二韩……………王成国 (94)
- 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德光事略……………王振科 郑 毅 (99)
- 东丹王耶律倍……………舒 焚 (105)
- 东丹国与东丹王耶律倍……………刘肃勇 (114)
- 闾山脚下话东丹王……………刘肃勇 (117)
- 渤海遗民大延琳的反辽斗争……………刘肃勇 (119)
- 肖太后考评—兼论《澶渊之盟》……………孟广耀 (122)
- 辽代汉官制度的演变—兼评韩德让……………房广顺 (132)
- 辽李知顺墓志铭跋……………李逸友 (136)
- 辽《耶律加乙里墓志铭》补释……………嵇训杰 (139)
- 辽宁喀左县辽王悦墓……………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141)
- 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郑绍宗 (146)
- 书《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后……………邵友诚 (154)
- 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155)

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碑铭·····	李逸友 (160)
辽晋国夫人墓志考·····	冯永谦 (170)
关于辽尚晔墓志的几点考证·····	罗继祖 (175)
辽宁韩阳县发现辽代张让墓志·····	李宇峰 (177)
辽兴宗为后妃演戏而伴奏·····	蒋星煜 (178)
——兼谈《凄凉辽宫月》的史料依据	
道宗讳各与辽宋关系·····	古清尧 林荣贵 (181)
辽道宋宣懿皇后父为萧孝惠考·····	阎万章 (190)
契丹文辽道宋皇帝、皇后哀册和《故耶律氏铭石》的撰写人初探·····	阎万章 (196)
辽天祚帝被俘前行踪考辨·····	王 颀 (200)
《辽史·肖常哥传》补证·····	朱子方 (202)
辽北府宰相肖义墓志跋·····	罗继祖 (208)
耶律大石·····	孙毓棠 (209)
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	纪宗安 (210)
胡瓌《阴山七骑图》卷·····	洪用斌 贾中秀 (219)
契丹画家胡瑰和他的《卓歇图》·····	陈兆复 (220)
关于金韩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宋德金 (225)
试论女真族民族英雅阿骨打·····	敬知本 (228)
阿骨打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	庆 春 (234)
论完颜阿骨打的政治经济改革·····	苏金源 (241)
阿骨打在东北区反辽战争中对各族上层人物招抚的策略·····	刘肃勇 (248)
阿骨打在反辽战争中的军事才能·····	刘肃勇 (248)
阿骨打在反辽战争中的军事才能·····	刘肃勇 (252)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	许子荣 (258)
女真族的杰出首领阿骨打·····	孙瑞相 敬知本 (261)
完颜娄室——智勇双全的女真名将·····	穆鸿利 (262)
试论完颜劄·····	王世莲 (268)
略论完颜宗弼·····	张博泉 (272)
宗翰和金初的派系斗争·····	张博泉 (279)
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	华 泉 (288)
完颜希尹本事略论稿·····	穆鸿利 (293)
完颜希尹——女真族著名的将军、丞相和学者·····	穆鸿利 (307)
洪皓与《松漠纪闻》·····	王全兴 (316)
论金海陵王·····	曲英杰 (318)
金朝海陵王的改革·····	黄凤岐 (323)
金完颜亮从上京迁都中都·····	刘肃勇 (327)
论金完颜亮迁都燕京·····	李晓菊 (330)
论完颜亮吏治改革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刘肃勇 (335)

说完颜亮的诗词·····	景 爱 刘肃勇 (343)
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	赖家度 (348)
金宝严大师塔铭志·····	里壤 (352)
对《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一文的意见·····	陈良 (353)
读《对〈耶律斡罕领导的抗金斗争〉一文的意见》·····	赖家度 (356)
读赖家度先生答复有关窝斡起义诸问题后的意见·····	陈良 (360)
贞懿皇后与清安寺之变·····	景爱 (363)
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的起义问题·····	华山 (365)
略论金世宗·····	杨启 (369)
试析金世宗的“保境息民”政策·····	董克昌 (378)
试论金世宗的治世思想及其得失·····	张博泉 (385)
金世宗辽阳称帝及其谋士班底·····	刘肃勇 (394)
论金世宗称帝后推行的几项主要政策·····	刘肃勇 (400)
金世宗对待汉族文化的态度—世宗“民族偏见”辨·····	郑传斌 (405)
金世宗的历史地位·····	王宏志 (410)
从金世宗东巡谈大金得胜陀颂碑的相关问题·····	李嵩岩 (413)
李石族属新证·····	范寿琨 (418)
昭德皇后和她的《上古宗书》·····	刘式文 (420)
金朝贤相紇石烈良弼·····	友之 (423)
金代女真族诗人完颜璘简论·····	周惠泉 (424)
金代曹道士碑之调查与初步研究·····	丹化沙 (431)
金信武将军文元德墓志补正·····	马洪路 (437)
金刘元德墓志考—兼考五代刘仁恭一族世系·····	冯永谦 (441)
张成墓碑与元代水达达路·····	王绵厚 (448)
元管军上百户张成墓碑铭略考·····	吴文衍 张泰湘 (455)
元代吉林著名书画家—张礼孙·····	郑 国 (458)
杨木答兀事件评述·····	蒋秀松 (461)
建州女真王杲的崛起·····	张璇如 (466)
郎卜儿罕被害事件·····	蒋秀松 (468)
辽阳出土的明宋国墓志·····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 (471)
论李成梁的历史作用·····	孙文良 (472)
试论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问题·····	敬知本 (483)

辽东公孙氏联吴拒魏及其和高句丽的关系

罗继祖

东汉末年，东北出现了一个割据政权——辽东太守公孙度，传给他儿子公孙康和公孙举，到孙子公孙渊，为魏司马懿所灭，共历三世，四主，五十年。

公孙度字升济，辽东襄平县人，从姓公孙来推当是汉族，何时迁到辽东，史无明文。度父廷因犯事避居玄菟，玄菟太守公孙瓒爱度，于是度得为郡吏。后度应“有道”举，除尚书郎，迁冀州刺史，因谗言免官。灵帝中平六年（189年），权臣董卓当道，废弘农王刘辩立献章刘协。董卓手下有个中郎将徐荣和公孙度同乡，藉乡里的关系，荐举他做辽东太守。遂为他三世割据辽东造成条件。公孙度出身小吏，所以一向不为郡论看重，他的儿子公孙康曾充县伍长，受过县令公孙昭的折辱。所以公孙度一上任就以杀人立威，把公孙昭和郡中豪族田韶等百余家无罪处死，给郡中造成恐怖。时董卓死，乱未定，割据的形势已成。辽东地处东偏，中央政令不易达到。于是公孙度野心勃勃，刚到任的第二年，便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按当时辽东郡属幽州，公孙度不肯属幽州，特立了一个平州），并把辽东分成辽东、中辽、辽西三郡，除辽东太守自领外，中辽、辽西也各立郡守，在他的统辖之下。为了开拓疆土，还企图南越海去收取东莱诸郡（按指今胶东半岛。但据《三国志·张辽传》：“辽别将徇海滨，破辽东贼柳毅等。”是其企图未成。而玄菟、乐浪两郡，因为邻近公孙氏，而离魏偏远，公孙度早就蓄谋吞并，留乐浪太守凉茂，不会到官（见《三国志·凉茂传》）。这时公孙度的平州，名义上实已据有辽东、中辽、辽西、玄菟、乐浪五郡之地了。伪称承制，设坛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羽骑，俨然一方之主。和亲信柳毅、阳仪等说，汉朝运数完了，我们共图大事吧！曹操执政权，表授度为武威将军，永宁乡侯，度不屑接受，说我已是辽东王了，还当什么永宁乡侯，藏印不用。他已乘乱手创了割据之局，步二袁（绍、术）、公孙（瓒）的后尘，只是揣量自己实力不充，还不敢抗违朝命，逐鹿中原。

建安十二年（二〇七），曹操大破乌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熙、袁尚和乌桓大人同奔辽东依公孙康，公孙康自知力弱，恐招来祸患，只好把他们都杀了，送首级去向曹操请功，得到襄平侯和左将军的官爵。公孙康死，弟公孙恭嗣位。正赶上魏篡汉，公孙恭首先归顺，拜车骑将军，封平郭侯。不久，公孙康子公孙渊夺恭位，魏以渊为扬烈将军，加车骑将军，进大司马，乐浪公。

公孙氏割据辽东时有可述的三事。一是对东北少数民族夫余、高句丽、秽貊、三韩的征服。东北一隅，多少有统一的趋势；二是招纳流民。中原经过黄巾大起义，幽冀一带又经过张纯、张举、袁绍、公孙瓒等大小军阀的骚乱和混战，地方破坏不堪，人民纷纷避乱辽东，记载中颇重知名人士，如郗原、管宁、田畴、国渊等。公孙度对他们虽也殷勤接待，但经过接触，使大家很失望，认为公孙度并不是理想的主人，极寄身，而不受他的官职。由于他们讲诗书、陈沮兵，明礼让，使东北的朴实民风彬彬向化，起了作用。三是联吴拒魏。这里着重谈这个问题。

公孙康死，两个儿子晃和渊俱幼，群众立其弟公孙恭，恭病弱不能理事。魏明帝太和二年（二二八）即恭嗣位的第七年，渊夺恭位而自立。公孙渊想出一个打破当前僵局的办法，遣使重

趁孙权，而孙权也正想把手伸向辽东来破坏曹魏的后路，于是也遣使和他往复，不止一次。在魏太和六年（二二二）即吴大帝嘉禾元年，吴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公然泛海来辽东。中途经成山（今山东省烟台市）被魏将田豫邀击，周贺战死，说明这条路有危险。但是公孙渊越要去尝试，于这年的十月，派校尉宿舒，郎中令孙资正式去东吴向孙权称藩，并献晋寿。孙权大喜，下：“朕之得此，何喜如之，虽汤遇伊尹，周获公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岂复是过，普天一统，于是定矣。”（《三国吴志》二）。吴嘉禾二年（二三三）即魏青龙元年，权派遣万人（实际也有六七千人）北上，一部分人赍册命使物到辽东册封公孙渊，一部分人带货物到普津（汉晋氏县即今天大连金县）买马。这两批人和货物在公孙渊眼里又是天外飞来的利市，但筹思再三，终恐貽患，最后还是施毒手，使绝大部分人丧生，但不能尽杀，有少数人被分别安置起来被安置于玄菟郡的有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疆四人。玄菟郡本是汉武帝元封三年（一〇八）灭朝鲜后所置四郡之一。初置时地面广大，后缘“夷貊交侵，”逐步内徙。第一次“徙郡句丽西北”在今辽宁省新宾县老城一带；第二次西徙就是今辽宁省抚顺市劳动公园内的古城遗址。郡领户才二百，口约三四百人。且等到都附往民豪，仰其饮食。四十余天后，四人合计，我们受命而来，不幸囚禁于此，同于死亡。现此郡形势单弱，我们何不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雪耻，纵事不成，岂不胜于长久囚系。于是阴谋起事，在起事之前，被人首告，太守王赞急闭城门，且等只好越城逃跑。在逃跑中，张群病疽，杜德扶持他，崎岖山谷间，走了六七百里，张群病甚不能行，杜德说，万里滚离，何忍相弃。使旦、疆前行，他独护群在后。旦、疆先到达高句丽国郝省集安县丸都山城）。高句丽王宫接见，旦等诈称奉吴王命来册封，中道被辽东所改夺，逃来宣诏。官大喜受诏。遣皂衣廿五人送旦等还吴，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鹞马皮十具。旦等见孙权，权慰劳，各拜校尉。次年，权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官为单于，加赐衣服珍宝。恂等到安平口，谁知这时曹魏也听到风声，叫高句丽献出东吴奸细，但高句丽王宫不肯从命，反派主簿管咨，带固与宏等相见并谢罪，献马数百匹。谢玄等回去时，因船小只带了八十四匹。

这里要插一笔高句丽和辽东的关系。高句丽在后汉时，经常进扰辽东，有一次辽东太守蔡讽在讨伐中战死，后又连攻辽东、西安平（今辽宁省丹东市九连城公社凌河尖古城），于道上杀带方令，掠乐浪太守妻子，处于时叛时服的状态。等到公孙度守辽东，高句丽王曾派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破富山贼，一度亲和。建安中，公孙康利用其国内争夺王位的机会，出兵打他，破其都城，其集安丸都新都是破后建立的。这时辽东和高句丽还是保持各不相下的状态，而对魏同样是表面上的屈服。

公孙既杀猝使向魏报功，骗取爵位，但他和吴远遣信使频通，魏不会看不出。但问题在于辽东还未敢公然背叛，遂于景初元年（二三七）遣幽州刺史毋丘俭等赍玺书征渊入朝，以观究竟。公孙渊当然不肯如命。一时胆大，竟发兵迎击于辽隧（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南八十余里太子河两岸高屯子附近），毋丘俭猝不及防，失利而退，使公孙渊占了小便宜，便得寸进尺，狂妄地认为“魏兵易与”，遂在国内公然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称魏汉元年。一面遣使假鲜卑单于玺，使扰魏北边；一面遣使谢吴，求为与国。但对魏始终心怀虚怯，令其臣下七百八十九人上书于魏，称颂公孙氏三世功德，以希冀迷得缓解。其实这种两面派的卑劣伎俩，只是自欺而欺骗不了人。

景初二年（二三八）忍无可忍，决遣太尉司马懿征讨辽东。六月两军交战，八月，懿军斩渊父子于梁水（今太子河）上。魏兵入城，大肆屠戮，筑为京观，辽东亡，计收户四万，田

余三十万。

公孙度器小易盈，杀人无威，执行高压政策，没有给辽东人民带来什么好处。公孙康、公孙渊两世的做法完全和他们的父祖一样，而更加狡猾欺诈。所以司马懿辽东之师不过两月就结束。可见公孙氏的政权，不得人心，因而得不到人民积极和效死的支持。当时司马懿曾下令“中国人欲送旧乡者恣听之。”^①说明内地亡入辽东的大有人。辽东本称乐土，而在公孙氏高压政策下，得不到安定生活，继以司马懿的滥杀，都给辽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上接69页)

至十世纪初，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基本条件日臻成熟，只是等待机会，也许是个偶然机会，以便履行仪式。公元906年十二月，痕德堇可汗殁；次年即公元907年正月，通过“柴册仪”办理了建国称帝的手续。这是契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时以阿保机为首的集团，成为专门管理契丹平民、汉族和各部落俘虏的特殊集团。通过这个特殊集团所组成的特殊机构如监狱、军队等，强迫被管理者服从他们的意志，接受他们的剥削、压迫和奴役。所以这个特殊机构无疑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故公元907年正月是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时间标志。

包括社会分期在内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刀切的，阿保机建国称帝时的氏族残余仍然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相当强大的。阶级统治的机器即国家是不健全的，还得有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另外，阿保机建国称帝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建跋心部即宿卫军。宿卫军的建立是个值得重视的措施。“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①由最亲近的耶律曷鲁等人领导。这些人脱离其属的部，连同其家属在诸部之外组成了新的部，他们的子外也照例生活在这里。这就是后来的特鲁朵。“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②的方法，就完全打乱了氏族的血缘关系，根据最高统治者的需要，“按地城来划分它的国民”，“无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一个氏族或哪一个部落”。^③这支军队属于阿保机个人的，它既是维持阿保机与契丹平民、汉族和各属部现有关系的力量，又是维持阿保机与其家族现有关系的力量。宿卫军虽然不是成立于公元907年以前，但儿子与建国称帝是在同一时间。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阿保机建国称帝于公元907年正月的另一佐证。

①《辽史·耶律曷鲁传》卷73，页1221。

②《辽史·营卫志（上）》，卷31，页362。

③《家庭和私有制及国家起源》，见《马恩选集》，第四卷，页166—167。

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考

佟 柱 臣

一九八〇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大兴安岭顶端东麓嘎仙洞发现的太平真君四年（公元四四三年）拓跋焘祝文石刻^①，是东北西部地区所发现的石刻中年代最早者。这份石刻不仅为拓跋鲜卑的起源地提出了准确的地理座标，也为阐明东胡族系的分布，提供了新的证据。

石刻共二百零一字，分十九行，每行十二字至十六字不等。书体遒劲，犹存隶风。祝文是：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俊，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捕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馥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祐。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

皇皇帝天，皇皇后土。皇祖先可察，皇妣先可敬配，尚饗！东作师使念暨。

以上便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等，从南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远道来嘎仙洞祭其祖庙——旧墟石室的祝文。这篇祝文，亦见于《魏书·礼志一》，并记有致祭始末云：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於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敞等既祭，斫梓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梓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馀里。”

^①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石刻与《礼志一》所载祝文内容，基本相同。文献祝文比石刻多了“具知旧庙，非毁弗亡”等句，石刻比文献多了“皇皇帝天，皇皇后土，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教配，尚饗！”等句，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以其颇有益于史事，因考述如次：

一、从石刻上“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论证大鲜卑山、鲜卑山和乌桓山。

东胡族系有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和乌桓，这些族开始多山居，然后转向草原^①。拓跋鲜卑是鲜卑父匈奴母混血种的族称，时间约当东汉，而东汉以前仍称鲜卑。拓跋鲜卑的起源地，石刻上有“启辟之初，于彼土田”的解释，但究竟在何处呢？应在石刻上所谓“旧墟”，《魏书·礼志一》上所谓“石庙”、“旧庙”、“石室”之所，也就是“凿石为祖宗之庙”处。即今日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这个地方。《魏书·序纪》记述拓跋鲜卑的先祖时，“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完全处于已有刻号的口耳相传阶段，其中正是在大鲜卑山。关于大鲜卑山，史家多有考证，丁谦说：“大鲜卑山在俄属伊尔古斯克省北，通姑斯河南，今外蒙古以北之地。”^②马长寿指出：拓跋鲜卑“起源于蒙古草原东北角，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大鲜卑山内。”“此大鲜卑山当在今之大兴安岭的北段。”^③前说以推断过远，似不足徵；后说推断近是，但未确指。由于嘎仙洞拓跋鲜卑祖庙和拓跋焘祝文石刻的发现，证实了拓跋鲜卑祖庙所在之地应是大鲜卑山。亦即北纬50度38分、东经123度36分、大兴安岭顶端东麓海拔520米的山地（也可以说阿里河镇西北二十里的山地），为大鲜卑山之所在。《魏书·礼志一》：“魏先之居幽都也”，《序纪》：“统幽都之北”，《太祖纪》：“昔朕远祖，统御幽都”。这里的“幽都”，应为密境之意，系指大鲜卑山原始林海的自然景观。所以这份石刻的发现，为确定大鲜卑山的位置，为探讨拓跋鲜卑的起源地，提供了准确可信的地理座标。

拓跋鲜卑先祖的大鲜卑山位置既然明确了，文献记载中尚有所谓鲜卑山，那么鲜卑山在哪里呢？也应该作些考辨，因为历史文献中鲜卑山常与东部鲜卑联系在一起，所以鲜卑山和大鲜卑山是两座山。《后汉书·鲜卑传》，鲜卑者“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可知鲜卑山是东部鲜卑居住的中心。关于鲜卑山的位置，丁谦认为盖辽东塞外，别无鲜卑之山，应属臆说。《十六国春秋》、《隋图经》、《通典》、《太平寰宇

① 内田吟风，《乌桓鲜卑の源流と初期社会构成—古代北アジア游牧民族の生活—》（《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八页，一九七五年版）。

② 丁谦：《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后汉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中收，《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

③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二九页、二三九页。

记》、《读史方輿纪要》诸书虽均有所记，但所指不一。唯《后汉书·鲜卑传》记：“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竄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尝通中国焉。”这段文献很重要，首先它说明汉初的东部鲜卑在辽东郡的塞外之地，其次东部鲜卑与乌桓相接，应在乌桓以北，所以鲜卑山应于乌桓以北的地域求之。《蒙古游牧记》卷一科尔沁、西至塔勒布拉克注，“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可证蒙格即鲜卑山，当今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即鲜卑山在大鲜卑山西南千餘里处，为东部鲜卑的起源地。

东部鲜卑的南邻是乌桓，《三国志·魏书·乌丸传》引王沈《魏书》，乌丸者，“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餘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乌丸即乌桓，乌丸山即乌桓山^①，关于乌桓山，历来史家很少怀疑。《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乌州条，“乌州，……本乌丸之地，东胡之邦也。辽北大王拔刺占为牧，建城，后官收，康兴圣宫。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辽河指西辽河，上源为西拉木伦河，乌丸川即今归流河，乌丸山应在乌丸川一带。《蒙古游牧记》卷三阿鲁科尔沁部西北至巴音和硕注，旗西北“百四十里有乌辽山，即乌丸山。”所以乌桓山在今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的地方。因此从阿鲁科尔沁旗至西喇木伦河流域，则是乌桓人散居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的东邻，发现了西丰西岔沟文化^②，这个文化比推断的匈奴文化、鲜卑文化都高，而与文献上所记的乌桓人水平相当^③。因而我们推断它可能属于乌桓的遗存。就生产上说，乌桓有稼和东墙等农业，而西岔沟也出土了铁镢、铁锄等农具。乌桓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钢铁为兵器，而西岔沟也出了许多长铁剑、马具和铜饰具。还出土有日光镜、星云镜、五铢钱、丝织品，这表明乌桓人吸收了相当多的汉文化。当然它也吸收一些斯克泰文化，如鹰虎搏斗铜饰板等便是代表。

综上所述，汉初，拓跋鲜卑先祖所在的大鲜卑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东部鲜卑所在的鲜卑山，在今科尔沁右中旗。乌桓所在的乌桓山，在今阿鲁科尔沁旗。乌桓分布在北纬42度至50度之间的南北狭长约二千多里的地段内。

二、从石刻上“率来南迁”、“光宅中原”，讨论拓跋鲜卑的南迁过程，兼论证乌桓、东部鲜卑的南迁过程。

石刻上已经说明拓跋鲜卑先祖有过“南迁”的史实，而《魏书·礼志一》也有“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餘里”的记载，那么拓跋鲜卑的先祖，是怎样从大鲜卑山，长途跋涉，至拓跋焘都于平城、“光宅中原”，迁徙了“四千餘里”的呢？

大鲜卑山，当时是个山峦起伏，桦木丛生的“幽都”密境，在这样自然条件下从

① 冯家升：《述东胡系之民族》（《禹贡》三卷八期）。

② 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文物》一九六〇年第八、九期）。

③ 曹庸：《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遗迹论》（《考古》一九六一年第六期）。

事山居的拓跋鲜卑先祖，则以射猎为业，兼事畜牧。《魏书·序纪》：“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说明毛立在大鲜卑山时，已经成了北方诸部落联盟的首领。但是《序纪》又记，到了“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馀里，厥土昏冥沮洳。谋夏南徙，未行而崩。”因此从宣帝推寅开始，便从大兴安岭东麓过大兴安岭，再从大兴安岭西麓进入了“方千馀里”的呼伦贝尔草原。大泽应为呼伦池。沮洳应为沼泽地带，这是推寅率领族人的第一次迁徙。以其善于“迁徙策略”，因而族人称其为推寅，“推寅”于鲜卑语为钻研之义。以后又经六代，《序纪》记：“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如此由于邻的谋划和诘汾的施行，几经险阻，才到了匈奴故地。《汉书·匈奴传》：“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这便是匈奴故地的写实，在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之地。此为推寅率领族人的第二次迁徙。东汉檀石槐统辖的西部大人中的推寅，亦即此人。从呼伦贝尔草原进入匈奴境后，遂出现了鲜卑人与匈奴人的混血。至力微神元三十九年（公元二五八年）从河套北部迁至汉定襄郡之盛乐，略和林格尔县境，这应是第三次迁徙。至官禄时分国为三部，官禄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以北，濡源以西，猗廞则居代郡之参合陂北，猗卢居盛乐故城，这时拓跋鲜卑完全进入了汉族的农业地区。至穆皇帝六年（公元三〇九年）又以盛乐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而李敞就是拓跋焘从平城派往嘎仙洞致祭其祖庙的。以上是拓跋鲜卑先后迁徙的全过程。

在拓跋鲜卑先祖迁徙所经过的地方，留下了不少考古材料。如陈巴虎旗完工古墓内出有马、牛头骨和石镞、骨镞，表明这时期鲜卑人的经济特点是以狩猎和畜牧为主。而手制的陶甗，则显示了一定的原始性。这些应系拓跋鲜卑先祖开始迁徙阶段的遗物。而西部的扎赉诺尔墓群，相当东汉时期，出有铜镜、桦皮弓囊、木弓、桦皮盒和飞马奔鹿铜牌，富于草原民族风格。规矩纹镜、“如意”锦，则带浓厚的汉文化影响。^①当拓跋鲜卑从匈奴故地迁移到晋北以后，各地也遗留不少文物，如凉城小坝子滩发现的四兽金饰件，背面镌刻“猗廞金”三字，猗廞即猗廞，亦即是桓皇帝，为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之孙，文帝之长子，因猗廞曾居于代郡之参合陂北，参合陂正相当今凉城县境，所以这件刻铭的金饰件，为拓跋鲜卑迁徙到凉城提供了证据。一起发现的还有驼钮篆书阴文“晋鲜卑归义侯”金印，驼钮篆书阴文“晋鲜卑率蕃中郎将”银印，也是有关西晋西部鲜卑大人的重要文物。^②

①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五期，第四九页）。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图版93、91、92（一九六三年）。

散居在乌桓山的乌桓人,据《后汉书·乌桓传》记:“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这是乌桓第一次迁徙,大概从西喇木伦河流域,迁到了沽源、翁牛特旗,至昌图一线以北之地,南迁并不太远。到了东汉,王沈《魏书》记:“建武二十五年,乌丸大人郝且等九千余人率众诣阙,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使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招来种人,给其衣食,置校尉以领护之,遂为汉侦备,击匈奴、鲜卑。”这是乌桓第二次迁徙,从辽东、辽西等五郡塞外,迁到了五郡塞内,并西向远及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郡界,亦即包括今天的河套东部、晋北、冀北和辽南等地,迁徙地面很广。因此东汉末乌桓人在辽西有五千余落,上谷有九千余落,辽东有千余落,右北平有八百余落,有时远略到青、徐、幽、冀四州,开始进入黄河流域的腹地。由于乌桓人内迁很多,所以《后汉书·乌桓传》又记:光武帝时“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东部鲜卑是沿着乌桓人的足迹迁徙的。王沈《魏书》记“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作乐水即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所以东部鲜卑从鲜卑山迁到作乐水,这是第一次迁徙。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四年)汉破渔阳、赤山乌桓以后,东部鲜卑遂移居其地,又从西拉木伦河迁到赤峰、密云一带,这是第二次迁徙。永元中以北匈奴西迁,“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又到了内蒙古草原的北部,这是第三次迁徙。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来朝,《后汉书·鲜卑传》记:“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这个时候,在一些地方,东部鲜卑已与汉人、乌桓人杂处,因而遂有辽东鲜卑、辽西鲜卑、代郡鲜卑之名。汉桓帝时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建庭于高柳北三百里的弹汗山歆仇水上,高柳当今阳高,弹汗山当今大青山。《后汉书》记其盛时,“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御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其后,“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涉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其辖境已经东至今天的吉林,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河套,西至新疆,地域广大。由于鲜卑在各地延续年代较长,所以各地也发现了不少东汉以后有关东部鲜卑的考古材料,如民丰尼雅发现略当魏晋时期的324号佉卢文书记,“兹于伟大国王、上天之子迈利陛下在位之四年三月十三日,鲜卑人到达且末,劫掠王国,抢走居民。鲜卑人曾抢走vasu瑜纽(yonu)之名为偕罗必那(Samrpina)之男奴一名,并将彼作为礼物送给支那色伽尸(Cinasgasi即汉人色伽尸)。”^①这是鲜卑人到达且末后所留下的考古

① 王广智译,《新疆出土佉卢文残卷译文集》(初稿,第七八页)。

材料。其次由辽东鲜卑西走的吐谷浑，在南北朝时，据《魏书·吐谷浑传》记，至吕“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地兼郡县、且末。”说明到这个时期，吐谷浑还统辖着且末和鄯善。其都邑在青海共和县黑马河公社向科先大队南，史家考订即伏俟城。^①而甘肃武威青咀喇嘛湾发现的慕容忠、慕容宜昌、慕容宜彻、慕容明、慕容曦光等墓志，也是唐代有关吐谷浑的重要石刻史料。^②

综上所述，比较三条路线如下：

I、拓跋鲜卑的迁徙路线是：大兴安岭北段西麓→呼伦贝尔草原→阴山→晋北。

II、乌桓的迁徙路线是：西拉木伦河→沽源、翁牛特旗、昌图一线以北→河套东部、晋北、冀北、辽南。

III、东部鲜卑迁徙路线是：科尔沁右中旗→西拉木伦河→赤峰至密云一带→内蒙古草原广大地区。

这三条路线，第I条和第II条、第III条完全不同。第II条和第III条有一部分相同，有一部分不同。这个史实说明他们原来各居住的地域不同，因而大鲜卑山和鲜卑山也自是不同的。

三、从石刻上“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论证乌洛侯、乌丸人、东室韦、地豆于、钵的地理位置。

北魏太武帝之所以知道其祖庙之所在，正如石刻所记“幽人忘遐”，“始闻旧墟”，是从乌洛侯使者那里听来的。《魏书·乌洛侯传》，“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北史·乌洛侯传》也有相似的记载，这些文献与石刻一样都证明是乌洛侯使者告诉的。那么乌洛侯使者是什么时候到达平城的呢？《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四年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即公元四四三年三月到的，经过四个月之后，拓跋焘便派遣李敞远道来致祭，这已为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所证实。乌洛侯国西北既有旧墟石室，那么证明乌洛侯是在旧墟石室的东南，亦即在嘎仙洞的东南，其位置相当嫩江流域，约在今齐齐哈尔附近之地。从《北史·乌洛侯》得知：“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小水，皆注于难，东入海。”按照这个水系的情况，完水或系甘河，而难水也称棕水、那河，应是嫩江。有的学者定完水为额尔古纳河，难水为黑龙江，与文献上所记这里水系不符，是有问题的。

乌洛侯的南边有地豆于，《魏书·乌洛侯》说：“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

① 黄盛璋：《吐谷浑故都—伏俟城发现记》（《考古》一九六二年第八期）。

② 夏鼐：《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考古学论文集》）。

那四千五百里”。同书《地豆于国传》，“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所以地豆于是在乌洛侯之南、室韦之西。《北史·契丹传》，“太和三年，高勾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又可知地豆于介于蠕蠕与高勾丽之间，而在契丹之北，其位置应在洮儿河与西拉木伦河之间^①。

乌洛侯于《旧唐书》作乌罗浑或乌罗护，同书《室韦传》载，“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可证今天嫩江流域以北在唐代仍有乌桓人存在，这在研究东胡族系的历史上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同传又记，“乌丸东南三百里，又有东室韦部落，在獯越河之北。”獯越河应为结雅河，为东室韦之地。

乌洛侯之南还有霫，《旧唐书·霫传》，“霫，匈奴之别种也，居于潢水北，亦鲜卑之故地，其国在京师东北五千里，东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与乌罗浑接。”可知霫在潢水以北，乌洛侯之南，地当今洮儿河与西拉木伦河之间偏西之地。

以上由于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的所在，证实了乌洛侯的方位，而乌洛侯的位置一经确定，其相邻的地豆于、乌丸人、东室韦、霫诸族的位置，也相应得到确定，因此这份石刻的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四、结语。

嘎仙洞拓跋焘祝文石刻，发现在东北那么遥远的北方，而年代又那么早，深深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由于这份石刻的史料价值，使模模糊糊的东胡族系的历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明确。

首先，它证实了大鲜卑山应在鄂伦春自治旗，而在科尔沁右翼中旗的鲜卑山，自应是另一座山，这就订正了把大鲜卑山、鲜卑山混而为一的看法。

其次，它证实了拓跋鲜卑的先祖是从大兴安岭东麓过大兴安岭经大兴安岭西麓进入呼伦贝尔草原的，使《魏书·序纪》所载拓跋鲜卑的迁徙史实，得到了石刻的旁证，并看出这些记载的可靠性。

最后，乌洛侯在嫩江流域的地理位置既然得到了确定，那么北魏时在其南的地豆于，唐时在其北的乌丸人、东室韦、在其南的霫，也相应得到了明确。总之，因为这一石刻的发现，对于东胡族系历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作者佟柱臣，一九二〇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研究 一九八一年 第六期

^① 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地豆于及霫》（《东胡民族考》下编第二页）。